

白話資治通鑑

黃錦鉉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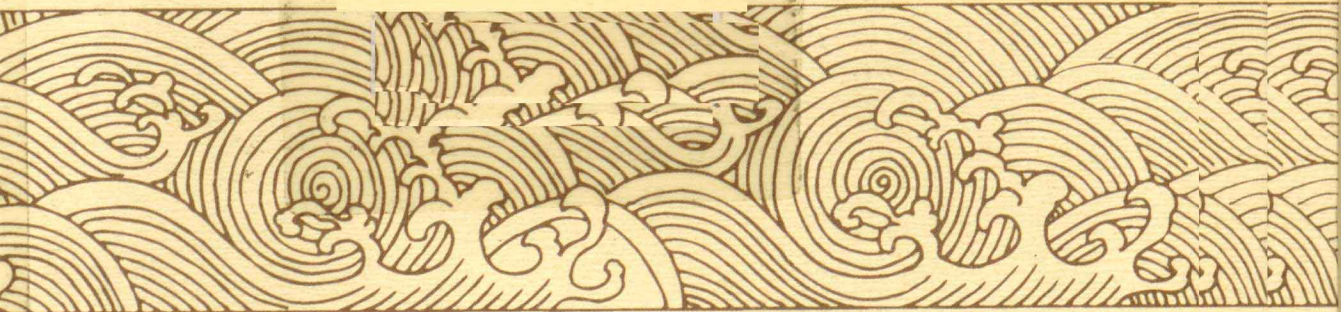


〔宋〕司馬光編著 黃錦鉉主持翻譯 台灣二十七位教授合譯

卷一百四十五 梁武帝天監元年（502）起
卷一百七十六 陳長城公禎明二年（588）止



【第六册 梁 陈】





白话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编著 黄锦鋐主持翻译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合译

【第六册 梁 陈】

卷一百四十五 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起
卷一百七十六 陈长城公祯明二年（588）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话资治通鉴·第6册,梁、陈 / (北宋)司马光著;黄锦铨主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104-1322-3

I. ①白… II. ①司… ②黄… III. ①中国—古代史—编年体②资治通鉴—译文 IV. ①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6717号

白话资治通鉴(第六册)

编 著:司马光

译 者:黄锦铨等

责任编辑:李安民

装帧设计:黄浪@步印文化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560千字 印张: 32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322-3

定价: 498.00元(全十册)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卷第一百四十五	梁纪一	梁武帝天监元年~三年(502~504)	2213
卷第一百四十六	梁纪二	梁武帝天监四年~六年(505~507)	2230
卷第一百四十七	梁纪三	梁武帝天监七年~十三年(508~514)	2244
卷第一百四十八	梁纪四	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十七年(515~518)	2259
卷第一百四十九	梁纪五	梁武帝天监十八年~普通四年(519~523)	2275
卷第一百五十	梁纪六	梁武帝普通五年~六年(524~525)	2289
卷第一百五十一	梁纪七	梁武帝普通七年~大通元年(526~527)	2304
卷第一百五十二	梁纪八	梁武帝大通二年(528)	2315
卷第一百五十三	梁纪九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	2325
卷第一百五十四	梁纪十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	2333
卷第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四年(531~532)	2345
卷第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梁武帝中大通五年~六年(533~534)	2359
卷第一百五十七	梁纪十三	梁武帝大同元年~三年(535~537)	2375
卷第一百五十八	梁纪十四	梁武帝大同四年~十年(538~544)	2391
卷第一百五十九	梁纪十五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中大通元年(545~546)	2408
卷第一百六十	梁纪十六	梁武帝太清元年(547)	2419
卷第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	2430
卷第一百六十二	梁纪十八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	2446
卷第一百六十三	梁纪十九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	2463
卷第一百六十四	梁纪二十	梁简文帝大宝二年~梁元帝承圣元年(551~552)	2475
卷第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梁元帝承圣二年~三年(553~554)	2492
卷第一百六十六	梁纪二十二	梁敬帝绍泰元年~太平元年(555~556)	2506
卷第一百六十七	陈纪一	陈武帝永定元年~三年(557~559)	2522

卷第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陈文帝天嘉元年~三年(560~562)	2543
卷第一百六十九	陈纪三	陈文帝天嘉四年~天康元年(563~566)	2564
卷第一百七十	陈纪四	陈临海王光大元年~陈宣帝太建三年(567~571)	2586
卷第一百七十一	陈纪五	陈宣帝太建四年~六年(572~574)	2608
卷第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陈宣帝太建七年~八年(575~576)	2631
卷第一百七十三	陈纪七	陈宣帝太建九年~十一年(577~579)	2647
卷第一百七十四	陈纪八	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	2665
卷第一百七十五	陈纪九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陈长城公至德元年(581~583)	2679
卷第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陈长城公至德二年~祯明二年(584~588)	2702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五

梁纪一

起玄默敦牂（502）

尽阙逢涿滩（504）

共3年

高祖武皇帝（一）

天监元年（壬午，502）是年三月以前，犹是齐和帝中兴二年

1. 春，正月，齐和帝派遣兼侍中席阐文等人到建康来慰劳。
2. 大司马萧衍下令：所有东昏侯在位时的浮华浪费，除了可以练习礼乐的仪节及修治甲兵的战备以外，其余的一概禁绝。
3. 戊戌日（初九），迎接宣德太后入宫，临朝代行君事，衍即奉宣德太后的名义直接对百官发令。
4. 己亥日（初十），任用宁朔将军萧曷监督南兖州诸军事。萧曷是萧衍的堂弟。
5. 壬寅日（十三日），进用大司马衍都督中外诸军事，特许萧衍上殿时可以穿履佩剑，及赞拜时不称名。
6. 己酉日（二十日），任用大司马长史王亮为中书监、尚书令。
7. 起初，大司马与黄门侍郎范云、南清河太守沈约、司徒右长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彼此情意敦厚，关系密切，到此时即引用云为大司马谘议参事、领录事，约为骠骑参军，昉为记室参军，参与谋议。前吴兴太守谢朓及国子祭酒何胤早些时都弃官家居，衍奏请征用他们为军谘祭酒，谢朓及何胤两人都没来就职。

大司马内心本有受禅的意思，沈约用言语向他暗示，大司马没有回答。后来有一天，约又向大司马进言说：“现今的社会与古代不同，无法拿淳朴的风范要求他人。士大夫攀龙附凤，都希望能或大或小地建立事功。目前连牧童小孩都知道齐的国祚已到终了之时，明公正是大运所归，天文讖记也表现得很清楚。天意是不可违背的，人情是不可丧失的。如果是历数所在，即使明公要谦让，也是没有办法的。”大司马说：“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沈约接着说：“明公早些时出镇樊、沔二地时，当时才真需要考虑；现今王业已成定局，还要考虑什么呢！如果不早些决定大业，假使有一人另怀异志，就损害了明公的威德。再说



白杨青心通稿

人寿不比金石永固，时事也是反覆无常的，哪能把建安的封爵留给后世子孙呢！如果天子还都，公卿各在其位，那么君臣的名分已定，不再有异心，天子在上，明察秋毫，群臣在下，尽忠国事，哪还会有人跟明公作对呢？”大司马认为他说的很对。等到沈约出去以后，大司马就把范云找来，问他的意见，范云的回答约略与沈约的意思相同，大司马说：“智者的考虑居然如此不谋而合，卿明早与休文再来。”云出来后将此事告诉沈约，约说：“您明早一定要等待我！”范云也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沈约自己先期入见，大司马就教约草拟各项细节，约于是从怀中把事先已准备好的诏书以及各种官职的人事安排计划取出献上，大司马丝毫没有改易。不久，范云从外面来，到了殿门，守卫不让他进去，他只好在寿光阁外边徘徊，口中连说：“唉！唉！”等沈约出来后，范云问他说：“对我如何安排？”约举手向左边（意思是委任范云做尚书左仆射），范云笑着说：“正合我意。”过了一会儿，大司马把范云找了进去，赞美沈约才智纵横，并且说：“我自起兵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功臣诸将都为我立了许多功劳，但是帮助我成帝业的，是卿与约两个人。”

甲寅日（二十五日），下诏书进封大司马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同时以十郡进封大司马为梁公，备有九锡的礼节，梁公之下设置百官，除去录尚书事的职位，骠骑大将军的封号照旧。二月，辛酉日（初二），梁公才受命就封。

齐湘东王宝暉，是安陆昭王缙的儿子，颇为喜好文学。东昏侯死时，宝暉希望大家会拥护自己，在那儿坐等法驾。后来王珍国等人把东昏侯的首领送到梁公那儿，梁公任命宝暉为太常，宝暉心不自安。壬戌日（初三），梁公宣称宝暉图谋造反，把他与他的弟弟江陵公宝览、汝南公宝宏两人一起杀了。

8. 丙寅日（初七），诏书命令梁国选置各重要官职，完全依照天子的制度。于是任用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任用范云为侍中。

梁公把东昏侯的余妃纳入后宫，颇为妨害政事，范云把这种情况向梁公报告，梁公没有听从。于是范云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一同入见，云进言说：“从前沛公进入关中，对于妇女无所宠幸，这是范增对他的志向远大心存畏惧的缘故。现在明公刚刚平定建康，天下人都仰慕明公的声望，为何要重蹈乱亡的覆辙，以女色来牵累自己呢？”王茂随即站起来下拜说道：“范云所说的很对。如果明公志在天下，就不该将此人（指余妃）留在身边。”梁公无言以对。范云就奏请把余氏送给王茂，梁公认为云的考虑很明智，于是答应了。第二天，赏赐范云、王茂两人各百万钱。

丙戌日（二十七日），诏书增封梁公十郡之地，并且进爵位为王。癸巳日（三月初五），梁公接受诏命，赦免国内及府州斩首之刑以下的罪犯。

9. 辛丑日（十三日），杀齐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

梁王准备要杀齐国诸王的时候，对于诸王的防守还做得不严密。鄱阳王宝寅家的阍人名叫颜文智的，和左右名叫麻拱的两人密谋，将墙垣穿洞，趁着夜间把宝寅救出去，在江

梁武帝天监元年（502）

岸准备小船，宝寅身穿黑布短衣，腰间系着千余钱，偷偷的来到江边，穿着草鞋步行，脚底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防守的人天亮时发觉此事，连忙循线索追赶，宝寅伪装成钓鱼的人，随着水流上下十几里，追赶他的人一点都不怀疑他的身份。等到防守的人散去，宝寅就渡到西岸，投奔百姓华文荣家，文荣和他的族人天龙、惠连一起抛弃家当，带着宝寅逃匿到山涧里，租了一头驴子让宝寅乘坐，白天躲起来，夜晚才出来赶路，来到寿阳的东城。魏朝的戍主杜元伦派人赶去向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报告，澄派车马和侍卫来迎接他。宝寅当时年十六岁，徒步而行，颜色憔悴，路上看见的人还以为是掠卖人口。澄以宾客之礼对待宝寅，宝寅向澄请求丧君斩衰的丧服，澄派人向他说明当时的情势及彼此的处境，送给他丧兄齐衰的丧服。澄率领底下的属官来向宝寅吊唁，宝寅居丧很有礼节，和处君父之丧完全一样，寿阳人很称赞他的重义，所以宝寅都受到了寿阳人的安慰和吊唁，独独不见夏侯一族，这是因为夏侯详跟随梁王的缘故。澄很器重宝寅。

10. 齐和帝东归，任命萧憺为都督荆、湘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经历战乱之后，公家与私人都很贫穷，憺励精图治，推广屯田制度，减省百姓劳役，派人慰问死于战乱者的家庭，供给他们的困乏。憺自己觉得年轻就受重任，对佐吏说：“政治不上轨道，是士君子所共同惋惜的。我现在开诚布公，你们也当竭尽所怀，不要有隐情。”于是人人都有机会把自己的意思上陈，人民有兴讼的，都站在前面等待判决，不一会儿就解决了问题，办公厅里从来不留置案件到第二天。荆州人大为悦服。

11. 齐和帝到达姑孰，丙辰日（二十八日），下诏禅让君位给梁王。

12. 丁巳日（二十九日），庐陵王宝源去世。

13. 鲁阳的蛮人鲁北燕等人起兵攻打魏国的颍州。

14. 夏，四月，辛酉日（初三），宣德太后下令说：“西边的诏书到达（当时齐和帝在姑孰，其地在建康的西边，所以称西诏），皇帝效法前代，恭敬地把神器禅让给梁王，明早可亲临平台，将派遣使者恭敬地把玺绶交授给梁王，未亡人即日起回到别宫。”壬戌日（初四），发布策书，派遣兼太保、尚书令王亮等人奉着皇帝玺绶前往梁宫。丙寅日（初八），梁王在南郊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监。同一天，追赠皇兄萧懿为宰相，封长沙王，谥为宣武，所有葬礼仪节，完全依照晋安平献王的旧例。

丁卯日（初九），尊奉齐和帝为巴陵王，王宫设在姑孰，优待的礼节，都仿效齐初尊奉汝阴王的旧例。尊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王皇后为巴陵王妃。齐代时的王、侯封爵，有的降爵，有的撤消，只有宋汝阴王不在撤消之例。

追尊皇考（即梁武帝的父亲）为文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即梁武帝的母亲）为献皇后。追谥妃子郗氏为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立皇帝的弟弟中护军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憺为始兴王；同时派宏做扬州刺史。



白话资治通鉴

丁卯日（上文已有丁卯，此处当为衍文），任用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15. 下诏所有后宫、乐府、西解及暴室里的妇女一概遣放。

16. 戊辰日（初十），巴陵王去世。当时皇上想以南海郡为巴陵国，把巴陵王迁移到那儿居住。沈约说：“古代和今日情势不同，魏武所谓‘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不可因为羡慕虚名，以致遭受了实祸）’。”皇上点头，于是派遣亲近的人郑伯禽到姑孰去，拿生金给巴陵王吃，王说：“要我死不须要用生金，只要用醇酒就够了。”于是喝酒喝得沉醉，伯禽上去把他杀了。

巴陵王早先镇守荆州的时候，琅邪人颜见远做录事参军，等到他后来即皇帝位，见远被任命为治书侍御史兼中丞。禅位之后，见远接连几天不进食，以死为殉。皇上听了这事以后说：“我自是顺应天命，依从人意，这和天下士大夫有什么相干，颜见远竟然要这样做！”

17. 庚午日（十二日），下诏说：“有司依照周朝及汉朝的旧例，商定入钱赎刑的各种条文。凡是身在官位犯罪须受鞭杖，全部停止刑罚，改以金钱赎罪。其他台省令史及士卒如犯罪而希望用金钱赎罪，也听任其便。”

18. 任命谢洙县公宝义为巴陵王，奉齐朝的祭祀。宝义自幼身体残废，不能讲话，所以独能够保全性命。

齐南康侯子恪和他的弟弟祁阳侯子范曾经有事入朝晋见皇上，皇上从容地对他们说：“天下是公有之物，不是单凭武力就能夺取的，如果不是天命所归、运会所趋，虽有项籍那样的勇力，最后也还是要败亡的。宋孝武帝性情猜忌，兄弟里面略有好名声的都加以毒杀，朝臣中因疑似谋反而被杀枉死的相继不绝。但是有些人虽见疑，可是终于还是无法把他们除去；有些人不被怀疑，可是最后却成为祸患。像你们的祖父因为材略远大而被疑忌，可是终于还是对他无可奈何。湘东王因为凡庸愚昧不被疑忌，可是宋孝武帝的子孙都死在他的手上。我当时已出世，他哪知我会有今天呢！由此可知凡是有天命的人，不是他人所能加害的。我刚平定建康的时候，有人劝我把你们除去以齐一人心，我当时如果照着去做，谁会认为不可以呢！正因为偏安江左以来，改朝易代之际，必定互相屠戮，伤害了天地的和气，所以各朝享国都不长久。又梁朝代替齐朝，虽说是革命，和前代情况又自不同，我和你们兄弟虽然已不在五服的亲属以内，究竟宗属不太疏远，在齐建国之初也曾同甘共苦，情感如同一家人相似，怎可忽然就像行路之人那样漠不相关呢！你们兄弟如果有天命，那就不是我所能杀害的；如果没有天命，我又何必杀害你们呢！只会显得没有度量罢了。而且齐明帝建武之时诛杀高、武子孙，我发动义兵，不但是替我家雪耻，也是替你们兄弟报仇。你们如果能在建武、永元的时代拨乱反正，我哪能不解除武器推奉你们为帝呢！我自是从明帝家取得天下，不是

梁武帝天监元年（502）

从你们家取得天下。从前刘子舆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光武帝说：“即使成帝复活，也不能够再得天下，何况是子舆呢！”曹志是魏武帝的孙子，成为晋朝的忠臣。何况你们今天还是宗室之亲，我希望我们彼此能坦诚相对待，你们不要怀有自外的心意！过一阵子，你们自然会明白我的寸心。”子恪兄弟共十六人，都在梁朝做官。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暉等都因为有才能而知名于时，担任过清显的官职，每人都终其天年。

19. 下诏征召谢朓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禄大夫，何点为侍中；胤和点终于还是没有来就职。

20. 癸酉日（十五日），下诏书说：“公车府的谤木和肺石旁各设置一个信函，若布衣对于朝政有意见要发表而在位者不代为传达，可投书在谤木旁的信函；若因为有功劳有才器而冤沉下僚，无由上达，可投书在肺石旁的信函。”

皇上身穿洗濯过的旧衣服，平常佐食只用菜蔬，每次选拔长吏，力求择用廉洁而公平的人，选出后都予以召见，拿为政的道理勉励他们。拔擢尚书殿中郎到溉做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勰做晋安太守，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廉洁而为人所称道。到溉是到彦之的曾孙。又明定法令：“小县的县令如果有才能、表现好，升为大县的县令；大县的县令如果有才能、表现好，升为郡守。”同时任命山阴县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县令东海人何远为宣城太守。因此廉洁而有才干的人都互相勉励。

21. 鲁阳的蛮人围攻魏朝的湖阳，抚军将军李崇率领军队把他们击破了，将鲁北燕斩首，迁移一万多户人家到幽、并诸州以及六镇。不久，这些人又背叛而往南逃走，于是沿路追杀，在快到黄河边上的时候，这些人都被杀光了。

22. 闰月，丁巳日（闰月无此日），魏朝的顿丘匡公穆亮去世。

23. 齐东昏侯的嬖臣孙文明等人，虽然已有赦令，可是他们还是自己感到不安，五月，乙亥日（五月无此日）的夜晚，率领他们的徒众数百人，利用运送获炬的机会，暗藏着兵仗进入南掖门和北掖门作乱，把神虎门和总章观给放火烧了，闯入卫尉府，杀了卫尉洮阳愨侯张弘策。前军司马吕僧珍在殿中值夜，率领宿卫兵抵抗，无法将他们击退。皇上身穿戎服来到前殿，说：“乱党利用晚间来攻，可见他们的人不多，天亮他们就会逃走。”于是下令击五鼓，领军将军王茂及骠骑将军张惠绍听说有乱事，领兵赶来救援，乱党这才四散逃走了，派人到处追捕，最后把他们全部诛杀了。

24. 江州刺史陈伯之不认得文字，每当得到文书及讼状，只会在后面画个押而已，有事的时候，由典签传达他的口语，与夺之权决定在典签的手中。豫章人邓缙及永兴人戴永忠对伯之有旧恩，伯之任用缙为别驾，任用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人褚缙居住在健康，平素品行不良，在宦途上不得志，屡次去晋谒吏部尚书范云，范云不理他，缙很生气，私下对亲近的人说：“从建武以后，寻常百姓及身份低贱的人都变成贵人，我有何罪过，竟被屏



白话资治通鉴

弃！目前天下正值草创之时，饥荒连连发生，也许就要发生乱事也未可知。陈伯之拥有强大的军队驻在江州，他不是今上的旧部属，有自疑的意思；况且荧惑出现在北方南斗六星的位置，岂不是为我而出现的吗！现在去投奔他如果不能成事，那么就到魏朝去，至少应该可以做个河南郡守。”于是前往投奔伯之，大为伯之所亲近。伯之又任用同乡的人朱龙符当长流参军，两个人都利用伯之的昏昧不明，任意地以不法手段图利自己。

皇上听到了这个事情，派遣陈虎牙私下告诫伯之，又派人代替邓缮做伯之的别驾，伯之对于这两道命令都不接受，上表说：“龙符勇敢，邓缮办事很有效率；上面所派下的别驾，请准许用他做治中。”缮于是日夜游说伯之说：“主上府藏空虚，又没有武器，三仓里面没有稻米，东境上饥荒处处，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让它给失去了。”褚缙和戴永忠一起在旁边附和，伯之对邓缮说：“现在已经上启为你辩护，如果又不蒙允许，就与你一道造反。”皇上敕令伯之以自己辖下的一郡安置邓缮，于是伯之召集府州的部属佐吏，对他们说：“我受到齐建安王的命令，说率领江北的义兵十万人，已经驻扎在六合，要我利用江州现有的人员迅速运粮前往。我受到明帝的厚恩，发誓效死来报答。”即刻下令戒严，教褚缙假造萧宝寅的信给部属佐吏传阅，在听事的前面设了一个坛，大伙儿一起歃血结盟。

褚缙游说伯之说：“现在发动大事，应该引用众望所归的人。长史程元冲总是与人不和谐；临川内史王观是王僧虔的孙子，为人不错，可以征召他来代替元冲做长史。”伯之听从了，于是任用缙为寻阳太守，永忠为辅义将军，龙符为豫州刺史。王观不受命。豫章太守郑伯伦发动郡兵守住豫章而抗拒伯之。程元冲已失去职位，赋闲家居，聚合数百名徒众亲自率领着，趁伯之没有防备，突然闯入到听事的前面，伯之亲自挺出来格斗，元冲无法获胜，逃入庐山。伯之秘密地派遣使者将谋反的事向陈虎牙兄弟报告，虎牙兄弟一起逃奔到盱眙去。

戊子日（初一），下诏书任命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领军队讨伐陈伯之。

25. 魏国扬州小岷戍的戍主党法宗偷袭大岷戍，将大岷戍攻破了，俘虏了龙骧将军郗菩萨。

26. 陈伯之听说王茂率兵讨伐，对褚缙等人说：“王观既不接受任命，郑伯伦又不肯服从，眼看就要空手受围困了。现在先把豫章平定，把南路打通，多发动徒众，加紧运送资粮，然后席卷向北，来打击王茂所率领的既饥饿而又疲乏的军队，不怕不能打胜仗。”六月，伯之留下乡人唐盖人守寻阳城，自己率领军队向着豫章挺进，攻打郑伯伦，无法攻下。王茂的军队赶到了，伯之腹背两面受敌，就败走了，选择荒僻的小路渡过长江，和虎牙及褚缙等人一同投奔魏朝。

27. 皇上派遣左右陈建孙送刘季连的子弟三人进入蜀地，要他们传达皇上的命令表示慰劳之意，季连接受了命令，飭令还装，益州刺史邓元起这才得以前往就任。

梁武帝天监元年（502）

起初，刘季连做南郡太守，对元起无礼。都录朱道琛犯了罪，季连想杀掉他，朱道琛逃走躲了起来，因而免于死。到了这时，道琛做元起的典签，就游说元起说：“益州乱离已经很久了，无论公库及私家都已空虚。刘益州就要归去，哪复能派人远来欢迎候驾！道琛请求先做使者前往稽核，缘路牵迎；否则，万里供应粮食，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元起答应了。道琛到了益州，说话不客气，又到处拜访府州里的人士，看见好的东西，就强夺而去，如果没有如他的意，就说：“马上就要归属别人，又何必这样珍惜！”因此军府里大起恐慌，认为元起一定会诛杀季连，并且祸延季连的同党。大家争着把他们的看法告诉季连，季连也认为他们的看法不错，而且因为自己从前对元起无礼而感到恐惧，于是把军队集合来统计一下，共有精兵十万，叹一口气说：“据有天然险要的地方，掌握这些强大的军队，进可以匡正社稷，退可以像刘备一样称帝一方，不如此做还待如何！”于是召集部属，假称奉齐宣德太后的命令，聚合军队又造反了。把朱道琛捕了起来，杀掉了。征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县令李膺，两人都不接受命令。就在这个月里，元起到了巴西，士略开城门接纳了他。

在这以前，蜀地百姓逃亡的很多，听说元起到来，争着出来归附，都说是起义兵响应朝廷，军士新附连旧有的共三万人。元起在道路中经过的时间久了，粮食缺乏，眼看就要没有了，有人游说他说：“蜀地政令不严，百姓往往诈称疾病，注明在簿籍上，借以逃避赋役。假若是查验巴西全郡的簿籍，从而加以处罚，一定大有收获。”元起认为这个办法不错。李膺谏诤说：“使君前面有强敌，后面没有支援，山民刚来归附，还在观望我们的做法。如果用刻薄的法令纠缠他们，百姓一定受不了，民心一经背离，就后悔莫及了。何必要兴发弊端来增益军队呢！请让膺出面来设法，不必担心粮食不足。”元起说：“很好，那就全权委托你去办！”李膺退下来，领导富有的百姓捐献军粮，共得三万斛。

28. 秋，八月，丁未日（二十二日），命令尚书删定郎济阳人蔡法度就王植之所集注的旧律加以斟酌损益，定为《梁律》，同时命令他与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共同商议决定。

29. 皇上一向擅长音律，想要订正雅乐，就自行制造了四种乐器，命名为“通”。每一只通上面安了三条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条丝，长度是九尺；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条丝，长度是四尺七寸四分多一点，中间的十律，以这个差额去推算。利用这四只通奏出声音来转推月气，一点都无误差，而彼此之间又能相和谐。又造了十二种笛子，黄钟笛长度为三尺八寸，应钟笛长度为二尺三寸，中间的十律，以这个作差额加以推算，用这种笛子奏出声音，随着古钟玉律的声音而斟酌他的清浊高下，一点儿都不差。于是合以八音，演奏七声，莫不和调。起初，宫悬上只有四个铸钟，参杂着编钟、编磬、衡钟，合起来共十六虞。皇上开始下令设置十二个铸钟，各有编钟、编磬，共三十六虞，把衡钟去掉了，四个角落竖立大鼓。

30. 魏高祖的丧事，前任太傅平阳公丕从晋阳前来赴告，于是留居洛阳。丕年有八十多岁，曾事奉过六代国君，官位高到公辅，最后被废为庶人。魏主因为他是宗室的老辈，



白話資治通鑑

同情他，尊敬他。乙卯日（三十日），封丕为三老。

31. 魏朝扬州刺史任城王澄上表请求攻打钟离，魏主派遣羽林监敦煌人范绍来到寿阳，一同商量进止。澄说：“必须动用军队十万人，来回要一百天，请求朝廷急速备办粮食及兵器。”绍说：“现在已到秋末时候，才要调动兵马出征，兵器可以凑集，粮食何由措办！有兵无粮，凭什么来克服敌人呢？”澄沉思了良久，说：“你所说的的确不错。”于是把原先攻打钟离的计划打消了。

32. 九月，丁巳日（初二），魏主来到邺。冬，十月，庚子日（十六日），回到怀，和宗室及亲近的侍臣比赛射远，魏主射了三百五十几步，群臣刻记铭词来赞美这事。甲辰日（二十日），回到洛阳。

33. 十一月，己未日（初五），建立一座小庙来祭祀太祖的母亲，每当祭过太庙以后，用一副太牢的牲礼来祭祀她。

34. 甲子日（初十），立皇子萧统为太子。

35. 魏朝在洛阳所营造的宫室落成。

36. 十二月，将军张曷之侵入魏朝的淮南，占领了木陵戍。魏朝任城王澄派遣辅国将军成兴攻击张曷之（十二行本此下有“甲辰”二字；甲辰日为二十日），曷之战败逃走，魏朝又夺回了木陵。

37. 刘季连派遣他的将领李奉伯等人抗拒邓元起，元起与他们交战，互有胜负。时间一久，奉伯等人战败了，回到成都，元起进兵屯驻在西平。季连驱使居民，关闭城门坚守。元起进兵屯驻蒋桥，距离成都二十里，把輜重留在埤。奉伯等人取荒僻小路偷袭埤，把埤攻占了，所有军需品都丧失了。元起舍弃了埤，直接进兵围攻州城；城局参军江希之图谋开城投降，没有成功，因而被杀了。

38. 魏朝的陈留公主寡居，仆射高肇和秦州刺史张彝都希望娶她，公主答应了张彝，不答应高肇。高肇恼火了，在魏主的面前毁谤张彝，彝因此被罢黜不用有好几年之久。

39. 这一年，江东发生严重的旱灾，米价贵到一斗五千钱，老百姓饿死的很多。

二年（癸未，503）

1. 春，正月，乙卯日（初二），任命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丙辰日（初三），王亮因为元旦假称疾病而不登殿朝贺，被削去封爵，废为庶人。

2. 乙亥日（二十二日），魏朝的国君到籍田耕种。

3. 魏朝梁州的氐人杨会叛变，兼梁州刺史杨椿等人前往讨伐。

4. 成都城里粮食吃光了，每升米贵到三千钱，人与人相食。刘季连连月喝稀饭，一筹莫展。皇上派遣主书赵景悦宣达诏令接受季连投降，季连肉袒请罪。元起将季连迁移到城外，不久亲自去拜访他，以礼节相待。季连谢罪说：“早知道如此，哪会有前日抗命之

梁武帝天监元年～二年（502～503）

事！”瑯城也投降了。元起把李奉伯等人杀了，将季连送到建康。早些时，当元起还在道路中的时候，深恐事情不成功，又没有东西可以行赏，来投奔的人元起都答应他们以朝廷征召的名义，因此受到别驾、治中的檄命的接近两千人。

季连到了建康，进入东掖门，走几步路就稽顙一次，一直到皇上的面前。皇上说：“你要效法刘备，却连公孙述都不如，难道是因为没有像卧龙先生诸葛孔明那样的臣下吗！”赦免他的罪，废为庶人。

5. 三月，己巳日（十七日），魏国皇后在北郊养蚕。

6. 庚辰日（二十八日），魏朝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派遣长风城（十二行本“城”作“戍”）的城主奇道显入侵，占领了阴山、白蒿两个戍。

7. 萧宝寅匍伏在魏朝洛阳的阙门之下，请求派给军队讨伐梁朝，即使遇到暴风大雨的天气，始终匍伏在那儿不稍移动；刚好这时陈伯之投降魏朝，也请求赐给军队以便为魏朝效命。魏主于是召集八坐及门下等官入朝商议，作成决定。夏，四月，癸未朔日（初一），任命宝寅为都督东扬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杨公、齐王，所受的礼遇及赏赐极为优厚，配给他军队一万人，命令他屯守东城。另外任命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守阳石，等待到秋冬的时候大举出兵。宝寅第二天早上要拜受命令，当夜伤心的哭泣一直到天亮。魏朝人又听让宝寅自己招募四方的壮士，得到数千人，任用颜文智、华文荣等六人为将军及军主。宝寅性情持重，至性过人，为兄弟服丧虽然已经满一年，还是不饮酒不食肉，颜色憔悴，形容惨怛，吃的是蔬食，穿的是粗衣，不曾嬉笑。

8. 癸卯日（二十一日），蔡法度呈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皇上下诏颁布实施。

9. 五月，丁巳日（初六），霄城文侯范云去世。

范云竭尽心力以事奉皇上，所知道的事无不去做，处理繁难的事情，精力超过常人。他去世之后，大家以为沈约会担任枢管，皇上认为约不够稳重，比不上尚书左丞徐勉，于是任命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共同参与国政。周舍的雅量不如徐勉，但是清廉简约超过他，两人都有贤相之称，常常留在尚书省内，很难得下值休息。勉有时回家，他家养的群狗还以为是生人，都对着他吠叫；每当有奏章呈上，往往即时把草稿焚烧了。周舍参与机密前后二十多年，未曾离开皇上左右，举凡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事策略等都由他掌管，而他和他人说笑，整天不断，始终能不泄漏机密的事情，大家尤其佩服他这一点。

10. 壬申日（二十一日），禁止诸郡县贡献物品到上宫及东宫，只许各州及会稽郡贡献当地的物产，如果不是当地的物产，也不许用来贡献。

11. 甲戌日（二十三日），魏朝杨椿等人大破叛变的氐人，斩首数千具。

12. 六月，壬午朔日（初一），魏朝立魏主的弟弟悦为汝南王。



白话资治通鉴

13. 魏朝扬州刺史任城王澄上表说：“萧衍屡次遮断了东关，想要让巢湖泛滥，用水来灌淹淮南各戍。吴、楚一带多水，便于水攻，他们一面灌水一面掠夺，淮水以南等地将无法保住，寿阳距离长江五百多里，众百姓都惶惶不安，恐惧水害。如果顺应百姓的愿望，攻打敌人的不备，预先命令诸州聚集兵马，等到秋天时大规模地集结起来（“有秋大集”，十二行本“有”作“首”），见机行动，虽说统一天下没有把握，至少长江以北之地可以无忧。”丙戌日（初五），魏朝征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的士兵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命令他们在仲秋的中旬全部到淮南之地会合，加上原先屯驻在寿阳的军队三万人，全部交由澄指挥，萧宝寅、陈伯之都接受澄的节度。

14. 谢朓乘轻州来到京师，皇帝下诏任用他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朓辞以脚有病不能够行拜谒之礼，身服角巾乘舆到云龙门谢恩。皇帝下诏在华林园接见他，朓乘小车就席位。第二天早上，皇上亲自到朓住的地方来看他，两人一道从容谈话，十分欢洽。朓坚持地陈述自己不愿就仕的本心，不获准许。朓就请求东归迎接母亲，皇上答应了，临出发的时候，皇上又亲自来送他，赋诗饯别；受命迎送的人员，布满在道路。等朓回到家后，皇帝下诏在老家起造府第，对朓的礼遇极为优异。朓平素畏惧烦冗，对于职分内的事情不去省视，大家对他颇为失望。

15. 甲午日（十三日），任命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16. 秋，七月，乙卯日（初五），魏朝平阳平公不去世。

17. 魏朝既已除去盐池的禁令，可是盐池的利益都被富家豪族所把持。庚午日（二十日），又把盐池的利益收归国有。

18. 辛未日（二十一日），魏朝任用彭城王勰为太师，勰坚决地推辞。魏主下诏书厚意晓告，又用家人叔侄之礼作书给勰，诚恳地祈请，勰不得已，接受了命令。

19. 八月，庚子日（二十日），魏朝任用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司州刺史蔡道恭听说魏军就要来攻，派遣骁骑将军杨由率领城外居民三千多家保卫贤首山，构筑了三个营栅。冬，十月，元英下令诸军进围贤首栅，栅民任马驹杀了杨由投降魏朝。

任城王澄命令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王神念等人分兵入犯东关、大岷、淮陵及九山等地。高祖珍率领三千骑兵作游击部队，澄率领大军跟随在后面。傅竖眼是傅灵越的儿子。魏人攻陷了关要、颍川及大岷三城，白塔、牵城、清溪等地的军队都溃散了。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领三千士兵援救九山，徐州长史潘伯邻赶到淮陵去救援。宁朔将军王夔保卫焦城，党法宗等人进兵攻陷了焦城，又把淮陵攻破了。十一月，壬午日（初四），生擒明素，杀了伯邻。

早先，南梁太守冯道根戍守阜陵，刚到任时，就修筑城隍，派遣斥候到远方守望，好像敌人就要来犯似的。大家有点笑他过分紧张，道根说：“防卫要周备有似胆怯，临到战争则勇敢争先，这话就是指此而言。”筑城还没完成，党法宗等敌众两万人忽已兵临城下，

梁武帝天监二年（503）

大家都恐惧得变了颜色。道根下令大开城门，穿着平常的衣服登到城上，选调了精锐的士兵两百人出城与魏兵交战，打败了魏兵。魏人看到他意态从容，作战又失利，于是相引着离开了。道根率领一百个骑兵出击高祖珍，把他打败了。魏朝各军粮运断绝，相率退走了。任命道根为豫州刺史。

20. 武兴安王杨集始去世。己未日（十一日），魏朝立他的太子绍先为武兴王；绍先年纪还小，国事都由他的两位叔父集起和集义裁决。

21. 乙亥日（二十七日），尚书左仆射沈约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

22. 魏朝迁都洛阳以后，北边距离遥远，位置偏僻，加上饥荒，百姓生活很艰困。魏主加封尚书左仆射源怀为侍中及行台，派他持节巡行北边的六镇以及恒、燕、朔三州，救济贫民，按察官吏，事情的得失都由他先行处置然后奏闻。源怀通有济无，饥民受惠很多。沃野镇的守将于祚，是皇后的伯父，是他们家继世的嫡子，和怀家有婚姻的关系。当时于劲正受魏君重用，权势之大朝野无人能比，祚颇为接受贿赂。源怀将要进入沃野镇的时候，于祚出郊在道旁迎接，怀不与他讲话，即时上奏章弹劾他，罢免了他的官职。怀朔镇的守将元尼须和源怀是老朋友，贪赃不法，作恶多端，摆了酒席宴请源怀，对源怀说：“我的性命的长短，决定在你的口中，哪能不对故友多多包涵呢！”怀说：“今天源怀和老友饮酒的座位，不是审讯罪犯的所在。明日，在公庭上才是使者考验镇将罪状的地方。”尼须流下了眼泪，无话可以回答。终于还是按验他的罪过，弹劾他，使他受到相当的刑罚。源怀又上奏章说：“边镇事情少，而设置官吏太多，只沃野一镇从镇将以下就有八百多人，请求把所有官员减削五分之二。”魏主听从了他的建议。

23. 乙酉日（十一月无此日），将军吴子阳与魏朝元英在白沙展开交战，子阳被打败了。

24. 魏朝荆州的蛮人樊素安作乱，乙酉日（十一月无此日），任命左卫将军李崇为镇南将军、都督征蛮诸军事，率领步兵与骑兵前往讨伐。

25. 冯翊人吉玠的父亲当原乡县令，被奸吏所诬告，逮捕前往廷尉处，依据所诬告的罪状当判死刑。玠年十五岁，捶打登闻鼓，乞求代替父亲受死。皇上看他年纪不大，怀疑别人教导他这样做，派遣廷尉卿蔡法度严加诱导及胁迫，取得诚实的口供。法度把所有拷问的器械陈列出来，诘问玠说：“你请求代替父亲受死，皇上已经下令准许，你真能接受死刑吗？况且你年幼无知，如果是受到他人的教唆，你要翻供也还来得及。”玠说：“下囚虽年幼愚昧，难道不知死亡的可怕！只因不忍心看到父亲受死刑，所以请求相代。这不是小事，怎会是受他人的教唆呢！圣明的皇上既已下诏接受我代替父死的请求，那我正是快乐如登仙，怎会后悔而反覆呢！”法度于是更加地和颜悦色诱导他说：“皇上知道令尊是无罪的，将会得到开释，我看你实在是个好孩子，现在如果改变说辞，有希望可以父子一起获得赦免。”玠说：“家父受到他人深刻的弹劾，一定会受刑无疑；下囚闭上眼睛，伸长颈子，



只等一死，再没有其他的话可以回答。”这时盼身上桔上了各种刑具，法度同情他，下令给他换上比较小的，盼不听从，说：“犯死罪的囚犯，只当加重械具，怎可以减少呢！”终不肯脱下。法度详细的把审讯的经过奏闻皇上，皇上于是赦免了他父亲的罪。

丹杨尹王志求得了盼在廷尉欲代父死因使父亲脱罪的事实，并且询问了盼乡里的人，想在岁首推举盼为纯孝，盼说：“王尹真是奇怪呀！怎么这样看轻我呢！父亲受到羞辱，做儿子的要求身代父死，这本是当然的道理；如果盼接受了这个推举，那便是利用父亲求取虚名，再没有比这个更羞辱的事了。”坚决地拒绝不受，事情因而作罢。

26. 魏主纳高肇的哥哥偃的女儿为贵嫔。

27. 魏朝散骑常侍赵修，出身贫贱，一旦贵显，恃宠而骄，肆无忌惮，欺凌王公贵人，受到大家的痛恨。魏主替修造宅第，宏大华丽和诸王差不多，邻居如果把土地献给他，往往越级出为大郡郡守。修请求告假返乡埋葬父亲，所有须用的费用和人役全部由官家供应。修在返乡途中，淫秽放纵，魏主身边的人趁着他不在朝，颇为揭发他的罪恶。等到他回朝以后，往日所受的宠爱稍为差了，高肇秘密地构成他的罪状，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黄门郎李凭、廷尉卿阳平人王显，一向都是谄媚依附赵修的人，到这时候，他们恐惧因为党附而受到连坐，都争着帮助高肇攻击赵修。魏主下令尚书元绍调查审讯，下诏举发他的奸恶罪状，赦免他死罪，鞭打一百下，放逐到敦煌去充军。而赵修愚暗粗疏，一些消息都不晓得，正在领军于劲的家中玩樗蒲戏乐，羽林军数人宣圣旨将他叫出来，送到领军府。由甄琛、王显两人监督行罚，预先找到了问事有力的人五位，轮流鞭打，想要把他打死。修本来长得肥壮，禁得起毒打，秘密增加鞭打的次数到三百下，还不死。就找来驿马，催促他上路，赵修出城以后，不能自己骑马，于是由两个人抬着他捆缚在马鞍上面，快速地向向前奔驰，跑了八十里路，这才死了。魏主听说了，责怪元绍没有再把这事奏闻，绍回答说：“赵修以佞媚得幸，是国家的大害虫，下臣如果不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除掉，恐怕陛下会受到万世的批评。”魏主因为他的言论严正，没有加罪于他。元绍出来以后，广平王怀对他下拜说：“尊驾的正直超过汉朝的汲黯。”绍说：“只恨杀得太晚，为此觉得惭愧罢了。”绍是元素的孙子。第二天，甄琛、李凭两人都因为党附赵修而连坐免官，魏主左右的人因为赵修的案子而连坐被判死刑及被贬官的共有二十多人。散骑常侍高聪与修素来相亲近，但又以同宗的关系谄媚地事奉高肇，所以独能够免罪。

三年（甲申，504）

1. 春，正月，庚戌日（初三），征虏将军赵祖悦与魏朝江州刺史陈伯之在东关展开激战，祖悦打了败仗。

2. 癸丑日（初六），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

3. 丙辰日（初九），魏朝东荆州刺史杨大眼攻击叛蛮樊季安等人，把他们大大地打了个惨败。季安是樊素安的弟弟。